

现代江湖启示
林之华

员

小霜 听我讲一个故事好吗？山中的秋天已经凉意袭人了吧？你还是坐到壁炉边吧，故事有点长，莫要被夜寒冻坏了。

那是一位我曾经很尊敬的前辈的事情，可能并不容易令你接受，就像当初只有二十岁的我一样……它甚至间接地导致了我们的这些年的离散——不，这样说不对，在我相信了人生里的确潜刻着无从躲避的命运的今天，我不该这样说。

十年前，我在日本休假，就是我给你电话之前的那个下午，他不期然地造访了我们在京都的家。

他不是普通人。具体而言，他具备普通人所很难具备的崇高信仰与坚定意志，他的世界复杂诡谲，充满危险却又无比精彩。他真正的身份是一直活跃在

亚洲与北美 ,对抗不良政府的一个有着宗教性质 ,历史悠久的神秘组织的二当家与智囊。他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 ,深谙中国文化 ,知识渊博 ,据父亲透露他甚至有着剑桥文学、微生物、力学的三博士学位 ,精通中西方搏击术 ,尤其是印度与中国武术造诣极为精深 ,是一位博学的大家。就像所有的奇人一样 ,他的脾气也难免特别些 ,在他的世界 ,他是出了名的高傲不驯 ,难以接近。所有的这些 ,在我看来 ,都只是传奇理所当然的背景 ,幼年时我甚至可笑地拿父亲与他比较——父亲是可亲可敬的偶像 ,他却是完美的神祇。

因为身份的特殊 ,为了避免可能给父亲与我们的家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在亚洲活动途经日本时也很少到我家。在那一次之前 ,我其实总共见他不过五六次 ,可是印象却非常深刻 ,他是一位出色的美男子 ,有着学者般儒雅冷淡的气质 ,冷静得近乎残酷的眼神。

父亲曾经评价他 :心机深沉、远见卓识、惯经风浪、必要时手段冷酷。话虽如此 ,但这样的一个人 ,却令父亲在他离开日本后远赴美国 ,甚至加入组织后仍然不避嫌地与他保持着二十多年的交往。

这一切是我年龄渐长后刻意收集到的有关他的种种事迹传闻 ,也使我对他怀着一种晚辈热切的仰慕 ,正因为如此 ,当他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

事情之后，还年轻的我竟会那样伤感甚至愤怒。

他是一个阅历丰富、岩石般冷静自持的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总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其实，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不过是爱上了一个人。

事情开始于他那次来到我家的半年前——他的年龄其实并不甚大，那一年也不过三十七八岁，身边应该不乏美丽的女性。或许是热衷于事业的原因，他对于情事十分随意，总是潇洒来去、收放自如，不肯安定。像他这种极富魅力的男人，故事自然不会少，因此也辜负了不少人，我的一位小姑姑便因为他伤心远走欧洲。

那天下午，他坐在父亲密室的沙发上，背对着灯，用一种仿佛平静的语气，从一年多前，他的组织所发生的惊变说起。

大龙头失踪已近两年，人心离散，组织高层内讧益盛，紧接着，那个与他意气相投情同手足的三当家在一次卧底行动中竟也石沉大海，他以一己之力支撑大局，艰难地将风波压下，反遭人诟病借机攻击，以致爆发一场激烈的冲突与高层巨变。他虽赢了这一仗，然而战友反目同室操戈的不智，令他失望之余避到瑞士境内一处隐蔽秀丽的乡间休息了半年，其间忽然得到有关大龙头下落的情报，他只身前往亚洲以期寻得蛛丝马迹，辗转数月，却毫无所获。

就在他准备返回美国总部的前一天,在日本中部乡村的一间酒店,事情毫无预兆地发生了。

他坐在光线并不太好的咖啡厅读报,等半小时后送来的机票,三名女子从他身边经过,引起了他的注意。她们轻声交谈时的语言里夹杂着一种在二十世纪前后的中国江南地区曾盛极一时的帮会所使用的江湖语言。这个帮会的头目后来流亡海外,日渐式微,只是在日本的支流经过代代相传与漂白,已经成为日本华裔社会极负清誉的白帮社团,却因为历史原因与他的组织势成水火。

于是他稍稍留心了一下。

她们在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并未意识到有行家在附近,继续地交谈起了小小的争执。中间有一个他记得是背影很高挑的少女说了一句话——也许是她标准国语的声音太好听,更也许是那话中所含的意思令他颇为赞同甚至有些意外,他忍不住地想抬起头看一眼那说话的少女。

一刹那间,他有一种奇怪而微妙的直觉,仿佛是危险的警告,又仿佛是幸福的灵光,如同宿命俯身时的耳语——他感觉到了那种异常,也应该服从——继续看报或者起身离开。我常常在想,如果他当时那样做了,该有多好?

他说当时有一种坚执的渴望,是真的很想看看

她那个说话的少女——像一个姗姗且匆匆的约定，仿佛等待了很长久似的，久到他自己都说不清。

他们的座位相距近三米，那少女坐着的方向正好面向他，靠着窗子，阳光正照在她雪白的衣袖上。

他一抬头就看到了她的样子。

世界弹指间沉入无声，他像失足坠入繁花如雪、春山晴静的深谷。

她非常年轻，自然是很美的（虽然远不及他曾见过的最美），很淑女、很皓洁、很……很好很好，他只觉得好，好到心底某个深处似乎被刻了一刀般地生疼，分明痛楚却又无比欢欣。

她正好侧头去看窗外，晶莹的眼波沐着三月的春阳，像清晨花间的第一颗露珠。她没有发现他的注视。

窗外有什么呢？

是晴好的长空、黛绿的远川、湿润春风里轻快摇摆的麦田。一群郊游的孩子正穿行在灰蓝色的柏油田埂中，最后面那个不小心踩进麦田，被七手八脚地拉起，小小的插曲后队伍又蜿蜒前行，一路唱起清亮的歌谣。

她微笑着回过头来，低下，掩饰好自己小小的心不在焉。

为什么她笑的时候，夏涧的清流都淙淙流进他的

心上？他甚至隐约闻到溪畔新茶的清香。

她终于看了他一眼，是少女的直觉吧，被一个陌生男子这样子注视。她略有些探究地、既无自得也无不悦地看了他一眼。

只一眼，目光相及之际，他心中骤然绽放的喜悦竟使得这早春的上午起了微微的昏眩。

她当然并不知道，她不再理会，低头喝茶。

咖啡厅供应的当然是咖啡，她要的却是一盅苦丁，这是一种中国闽粤地区最常见也最普通的茶。在日本，恐怕很难找得到。

“既然喜欢喝，就该泡上品。只是这样的地方怎么找得到极品的苦丁？”他心里正想，她的同桌，那个似乎身份略高于她的女人，远远地给了他一记警告的眼神。

他微微一笑，低下头不再看她。

他一个字也看不下去，他的心居然跳得厉害——一定有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何以一看到她，他突然间知晓了这么多内心那若有若无挥之不去的寂寞的原因？

一见钟情？他是不信这个的。他只是感到庆幸，无声飞逝的流年，终于等到了她。

他将机票扔进纸篓 ,他无法再去做别的事情——除非是关于她。

他很快弄清楚了她们的任务是要寻找一样东西 ,知道了她们的路线 ,知道在第二天 ,她将按计划前往印度 ,之后是伊朗、尼泊尔 ,最后将返回日本。

北上的行程 ,他坐在角落远远地注视着那一端的我 ,长发 ,挺秀的肩 ,安静而圣洁。他喜欢这样看着她 ,因为有莫名的喜悦 ,仿佛落花春晓的初醒 ,还遗留着深深的叹息。

暖夜里 ,细雨迷蒙。

她在她上机后的五分钟 ,通过安检 ,登上了前往新德里的班机 ,开始了一路的跟随。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他其实并不确定要做什么 ,只是这样跟着 ,这一生离经叛道的事做了不知多少 ,都比不上如今的奇异荒谬 ,他像任性又幸福的孩子一样 ,满怀热切 ,无法割舍。

他跟着她进入印度原教徒聚集的地区 ,然后又转向北部偏远的山地 ,跟着她一路寻找查访 ,顺便悄悄地帮她料理掉一些屑小和别有居心者——她很聪明、功夫还不错 ,只是略欠些临敌经验 ,而且……心地似

乎太好了些 ,实在不应该。

可是 ,他还是觉得好。她是这样的好 ,连那沉思时不易察觉的悒色、对少女而言略有些过分的刚毅个性都是那么好。她正直纯洁 ,她有可亲的一面 ,她也不随便接受陌生男子的搭讪——她俏丽秀妍、气质明亮 ,从东京到德黑兰 ,意图亲近的男子不知凡几。

“好女孩。”他得意地在心里说 ,止不住地微笑 ,却差点忘了自己是这些男人里最不怀好意的那一个。

从日本到伊朗 ,他跟随她大半个月 ,从远远地注视到逐渐近身跟踪 ,终至明目张胆。她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她吃饭 ,他坐在她附近的座位 ,她住酒店 ,他在她隔壁的房间……他渴望亲近她。她的一切 ,她那并非给他的美丽微笑与眼神 ,在渐长的旅程中 ,于他 ,越来越成为一种甘美的剧烈、身不由己的折磨。

她看到他的时候会微微皱眉 ,仍然没有理会。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他点燃香烟 ,冷冷地看着青灰色的烟雾缭绕上升。纸片已经烧完 ,面前的烟灰缸里只剩下一卷蜷曲的灰烬 ,那上面记录了她所有的资料。

她出生在日本的华裔武术世家 ,是那位老英雄的掌上明珠 ,她所属的帮会在日本华裔社会极受尊敬 ,

是那位以顽固偏执著称的女当家最钟爱的弟子。

.....

一年前 ,她已与日本警界颇具侠风的年青才俊订了婚。

她姓夏 ,叫晓颐。

夏晓颐 ,他轻轻地念着她的名字。每念一次 ,都有不同的欢喜 ,这样好的她才会有这么好的名字。

他从一开始就认为她会属于他。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付出三分的真心 ,然后去得到只多不少的回报 ,浅尝而止的恋情 ,多么惬意。他总是在开始前告诫对方 ,情深的结局他不负责 ,他很自私 ,永远只有三分的真心。

情深不智 ,最不智者该当如小狄。小狄成为三当家的第二年 ,伊雅 ,那个组织内新晋的混血少女 ,以她惊艳的绝色之美 ,轻易地攫取了所有人的目光与信任 ,当然 ,也包括他们。那时候他和他都很有年轻 ,伊雅的明艳高贵 ,足以倾城。他和小狄不一样 ,他也喜欢她 ,然而也只是喜欢而已 ,他不只一次提醒小狄她似有所图 ,可是小狄 ,性烈如火的小狄却一头栽进去 ,热烈地追求伊雅 ,求婚遭拒仍痴心不改 ,在她谋事未成

之际替她隐瞒真相、承担罪责，小狄相信她的理由。而后，她爱上一个敌人，背叛组织，与之相携叛逃。两年后，她付出了代价，小狄找到了已经隐居的她。

小狄回来告诉他，他杀了她丈夫，却没有杀她。

“下不了手。”小狄说，然后看着他，“你不会明白，你没有像我这样爱过。最好，也永远不要有这么一天。”

“我要令她不得解脱，永远牢记我，哪怕是用恨的方式。”

潜入“黑玺”之前与他见匆匆的最后一面时，小狄说伊雅追逼得紧，正好整容之后去卧底，一举两得。脸上带着笑，决绝又苦涩。十五年，块垒难消。

人生有多少个十五年？

他自私，他永远只有三分的真心。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这些跟随她的夜里，他竟常常想起这些事，烈火一样炙人的小狄和他烈酒一样伤喉的爱情，还有他给他的忠告。

“你冷敛沉郁，一朝情殇，恐甚于我。”

他不是没有想过。但不要太快认定，他对自己说。

只是爱情发生时,似乎一切都由不得他了。他确定这是爱情,是他从来没有真正遭遇与尝试过的、最为严重的那种。他要这个少女,他想全力以赴得到她,将她的一生都据为己有。

她会属于他!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他与她分处两个世界,就像水与火般不能相容。

他是她的敌人,不……是她生长的那个世界与她背后的那些人视他为敌人,或者洪水猛兽(对此,他曾是那么不屑一顾)。方微,她的恩师,对他的组织尤其是他,恨之入骨。

至于她的未婚夫,端木家的老六,他记得好像有一个十分诗意的名字,诗意……他的头很痛,嫉妒像毒蛇一样在心上游走,撒播火种。他痛恨诗意。

可是端木的父亲,却是他平生很尊敬的前辈,乃至他们整个家族的侠风亮节都是华人世界的骄傲……

指间的香烟燃到了尽头,已经是最后一支了,他低头凝视朱红的火点,浑然不知痛楚。

他忽然笑着站起身,他该庆幸……他还是觉得庆幸,庆幸这奇妙的遇合刚好来得及。

多好 ,她还没有嫁人 ,他还有机会将她诱拐 ,多好 !

夺人所爱 ,因为他也爱。他不想做君子 ,他从来都不是君子。

他走到窗前 ,挑起窗帘一角 ,去看对面楼下的那个窗子。

昏黄的路灯将石榴的枝影模糊地映在老旧的砖墙上 ,横过帘布低垂的窗口。

不知道她有没有这样揣测地眺望过他的窗子 ? 他想。

窗镜里映出他微笑的唇角 ,寂寞而又温暖 ;暗影里的眼睛冷峭深邃 ,却充满谜一样的深情。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一直跟着我 ,什么意思 ?”

她终于发火了。从国家博物馆出来 ,走在午间静谧的深巷 ,她突然掀开头巾 ,转过身来。

她今天束着高高的马尾 ,雪白的脸颊微微泛红 ,看起来生气极了。

第一次这么近地端详她 ,面对面 ,她眼里有薄怒。他很开心 ,虽然不应该。

她是那种涵养很好的女孩子 ,这一路上从没见过她

对谁发过脾气 ,对他的跟踪 ,本来也没有理会的意思 ,时间长了 ,终究有些不能容忍。这几天她连番使计躲避 ,却甩他不掉 ,方才在馆内 ,还被人误当做负气的情侣 ,饶是她性情再温和 ,也终于忍耐不住地开口指责了。

终于跟他说话了。他不仅开心 ,还有点痴痴的。

“我的用意怎能就这样向你坦白?”他心想。他不回答她 ,只笑了笑 ,目光移向她身旁的菩提树。初展的叶子 ,青得像融化的薄冰(有个女人曾写过一首诗 ,说修行五百年 ,才得以与另一个人在菩提树下相遇一次)。

“当初向佛祖许愿的那个人一定是我 ,不是你。”他说。

她不解地看着他。

于是他说：“你……欠了我。”

她错愕，“你……说什么？我欠你什么？”

她的眼神既洁净又美丽 ,像……初夏盛开的第一支芙蕖。

他注视着她的目光里一定流露出了什么——不止一点而是很多 ,她吃不住 ,脸倏地红起来。

“不 ,不对 ,是我欠你的。”他说。

她蹙起眉 ,不语。

“我应该等了很久 ,却现在才遇上你。”

颠颠倒倒 ,他知道 ,可是句句由衷。

她松了一口气 ,转身欲走 ,又迟疑着回头看他 ,眼神有些奇怪。

他笑 ,“不用劳烦送我去医院 ,我很正常 ,谢谢你的惋惜。”

她微窘 ,随即道 :“怎样都好 ,只是不要再跟着我了。”

“这很难。”他敛去笑容。

她也不理会 ,转身前行。

他亦步亦趋。

她火大了 ,转身一掌向他肩上拍去 ,斥道 :“我已经警告过你。”

他后退一步 ,扣住她的手腕 ,没让她摔倒。她一定是生气极了 ,这一掌用了有六分气力。

她涨红了脸。他放开她的手腕 ,不知该怎么安慰。他用同样的手法 ,略加变化 ,向她拍去 ,她连番几个转身 ,还是给他在肩上轻轻拍了一下。

“你刚才的手法并没有错 ,但如果加上这样一点变化 ,对手十之八九就躲不开了。”他说。

她的神情由微窘转为惊奇 ,低着头想了想 ,不禁笑道 :“你说得有道理。只不过这是本门的功夫 ,你是怎么得知的 ?”

笑了就好 ,她微笑着 ,让他觉得这巷间穿行的午

风都是柔软微醉的。

“略知皮毛而已。你们这个流派的功夫，在当今的华人世界，方微才是宗师。”他道。

“你知道我师父？”她道。

他淡淡道：“认识。”岂止认识。她一定很崇拜方微，只听他提起，便如此喜笑颜色。

“那你究竟是敌是友？这样一路跟着我，莫非也是为了那块典石？”她看着他道。

他微笑。她不知道、她不知道，“方微梦寐以求的东西，我还未必瞧得上眼。”

“你很无礼。”她不悦。

“抱歉，绝不是对你。”他道。

她有些莫可奈何，风吹起她脑后的马尾，长发扬起，过肩，那么黑，闪着光，向着他的方向拂动，一伸手就可以触到。他的胸口微微地发着热。

“坦白说，我很不喜欢你老是跟着我，你既然不肯放弃，又坚持不透露来历和目的，就算我打不过你，也只好动手了。”说着，她一个抬腿已踢向他的胸口。

他伸掌下压，轻轻地卸去。她的第二脚已逼至面门。

就这样，他们在巷间动起手，其实应该说是她在进攻，他只是一味防守。若是还击，多少会伤到她，他当然不想，可是他越不还手，她便越生气。

她有很好的底子 , 看得出受过正统严格的武术训练 , 从她入门的时间来看 , 她的天资很好 , 方微喜欢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 暂停。 ” 他说。

她住手 , 喘着气 , 脸色泛红 , 可爱极了。

他指给她看楼上的阳台 , “ 警察马上就要来了。 ”

她仰头望见好几户居民的阳台上正站着人 , 一个花白胡须的男子刚好放下手中的电话。想必是刚才的打斗惊扰了他们的午睡。

她瞪了他一眼 , 转身就走。

他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的拐角 , 心中十分怅然。

民居窗台上的紫藤随着午风惬意摇摆。

他低头 , 看见她遗落的白色头巾。

“ 你的头巾。 ” 他追上她。

前面 , 出了巷子就是大街。没有包裹头巾上街 , 碰上警察 , 就该被责问了。她沉默地接过。

“ 我若是告诉你 , 从日本追到德黑兰…… 只是因为你 , 信吗 ? ” 他道。

她已经转过身 , 听到这句话停了一下 , 又往前走。

她奇怪地越走越快 , 快到他有点担心 , 突然 “ 哎 ” 的一声 , 她蹲了下来。

他跑过去扶她 , 手刚触及她的臂 , 一道雪亮的寒

光朝他肩臂刺过来！

他伸指夹住匕刃，大笑，“好！对意图不轨的男人就该这样！”

她似乎被这种手法吓了一跳，一击不成快速退开几步，不能置信地看着他，“你……”

他倒转匕首，以手执柄，示意还给她。这是古礼，她的流派至今仍保留使用。

她不领情，眼中惊悸未退，看看匕首，又看看左手的鞘，苍白着脸转头离开。

他慢慢地往街上走去，巷子尽头，被她负气扔掉的紫铜色匕鞘安静地躺在石子路上。

匕首无声地滑入鞘内，像一尾入水的鱼。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回到旅店时，她已经退房离开。

明天会去哪里呢？这几天一直泡在历史图书馆与博物馆，应该是在查大流士和拜火教的相关资料……去设拉子、克尔曼？是的，大流士宫殿和拜火教遗址就在那个地区的崇山荒漠间。她想要的是神殿地下室壁刻的拓本。

他禁不住微笑，最近他好像笑得特别多。

真是个倔强的孩子。她不会不知道那个地区蜿